



□ 李田清

# 人在旅途

人在旅途,恰似一叶扁舟漂洋过海,总会在不经意间,邂逅温暖的涟漪,浸润心田。

今年四月,我和老伴跨越万里,来到德国弗莱堡看望工作的女儿。

短短两个多月,时光悄然编织成了一本温情的故事集,每一页都记录着陌生人善意的微笑、热心人真诚的相助,字里行间满是人与人之间最淳朴的温度。

走在德国街头,不管是踩着石板路擦肩而过,还是在公寓楼偶然遇见,那些金发碧眼的陌生人总会主动点头,微笑着说“Hello”。

刚开始我还有些拘谨,后来也习惯了笑着回应。这些不经意的问候,就像春日暖阳,慢慢驱散了初到异国的陌生和不安。

记得有一次,在乌尔姆大学那片葱郁的林荫道旁,我正对着手机导航发愁。眉头紧锁间,一名年轻军官快步走来,关切地问道:“Hello,需要帮忙吗?”

因语言不通,我赶紧用翻译软件打字。他盯着手机屏幕看了看,很快就明白了我们要找公交站。随后,他面带微笑,伸手指了指前方,不断比划着距离和行走路线,生怕我们走错。

那一刻,异乡的陌生感仿佛都被这份善意融化了。老伴忍不住小声念叨:“这德国人,真是热心肠!”

在斯图加特,我们结识了两位暖心的中国朋友——刘阿姨和肖叔叔。

刘阿姨是重庆人,五十来岁,做事风风火火,爽朗的性格里藏着不寻常的故事。

她和德国丈夫格雷戈尔因外贸生意相识。四十岁那年,她母亲病重,最大的心愿便是看到女儿找到归宿。格雷戈尔听说后,立即订下机票,跨越万里飞来中国。

可命运弄人,两人尚未到家,老人就已撒手人寰。葬礼上,这个一米八的德国汉子,照着中国规矩,当着众人面跪地磕头,眼眶通红。

十几天后,他们在母亲的遗像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华丽的排场,只有两双手紧紧相握。

刘阿姨早把我们当成了一家人。女儿来德国留学工作后,两家人越走越近。她总挂在嘴边:“你家闺女女婿,也是我的娃。”这话听着,心里热乎乎的。

那天,她邀请我们去她家花园烧烤。一进门,格雷戈尔就笑着用中文说“你好”,口音生硬,笑却真诚。他们支起帐篷,搬来发电机,旧沙发铺了新布,满满一车吃喝都是用车拉来的。

德国超市里蔬菜少,翻来覆去就土豆、洋葱几样。可刘阿姨园子里,蒜苗、大葱、莴笋长得水灵,豌豆、蚕豆挂满藤蔓。这是我来德国后,头一回见长在地里的新鲜蔬菜。

走的时候,刘阿姨往女儿包里塞了两块蒸好的腊肉,还有她种的莴笋、蒜薹和豌豆尖。这些国内常见的菜,在这儿却稀有得很。攥着还带着泥土味的菜,突然觉得,在异国他乡,也有了家的烟火气。

与肖叔叔的相识,则充满了奇妙的缘分。

这位来自西安的西北汉子,已在德国待了十余年,一直在中餐馆当厨师。有次他生病,因为不会德语犯了难,幸得女儿帮忙翻译,才顺利入院治疗。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让彼此往来愈发频繁。

此番踏上德国,肖叔叔第一时间便邀请我们去他工作的中餐馆聚餐。

推开餐馆门,浓郁的中式香气裹挟着嘈杂的人声扑面而来。刚落座,肖叔叔系着沾着油点的围裙快步迎出,一边擦手一边说:“今天客人有点多。稍等,马上就好。”

不多时,几道佳肴上桌。鲜香麻辣的水煮鱼,脆嫩劲道的毛肚,青翠爽口的青菜,皆是他亲手烹制。我夹起裹满红油的鱼片,一入口,熟悉的家乡味瞬间在嘴里散开。

人生如旅,风雨常伴。上个月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的一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那段惊心动魄的小插曲,也成为了我旅途中最温暖的回忆。

那天,我们拖着行李,从火车站搭乘11路公交车前往预订的民宿。或许是旅途的疲惫,我随手将装有女儿办公电脑和重要证件的包放在座位旁,下车时竟全然忘记。直到走出四五十米,才发现包遗落在车上了。女儿瞬间慌了神,眼眶发红,声音哽咽:“里面全是公司技术资料,要是丢了,工作都可能受影响。”

看着女儿焦急的模样,我心急如焚,赶紧拦下一辆出租车,叮嘱老伴看守行李,和女儿

一路追赶公交车。然而,当我们火急火燎赶到终点站时,公交车早已不见踪影。

女儿上网查询才得知,这是一条环线,由于乘客稀少,车子在各站点几乎不停,所以比我们快了许多。

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前所未有的无助感涌上心头。我忧心如焚,要是中途被乘客拿走,就算报警恐也无济于事。

就在我们手足无措时,手机突然响起,是老伴激动的声音:“包找回来了,你们快回来吧!”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惊又喜,连说了几声“神奇,太神奇了!”

后来才知道,不会西班牙语的老伴,将“我的电脑包遗失在11路车上了,请帮我联系”这句话翻译好后,逐一登上后面驶来的公交车,向司机求助。

令人感动的是,每一位司机都十分热心,他们虽然语言不通,却纷纷打着手势,指引老伴到对面公交站台等待11路车。没过多久,11路车果然返回,驾驶员看到老伴,微笑着向她招手,随后拿出了那个失而复得的电脑包。

那一刻,老伴虽不会说西班牙语,却不断向驾驶员拱手致谢。这简单而朴实的动作,饱含着无尽的感激之情。

电脑包失而复得,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或许是司机间默契的信息传递,或许是有乘客拾金不昧,我们不得而知,这或许永远都是一个谜。

但这份温暖与善意,让我打心底觉得,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此刻我才明白,旅途从不是孤身一人的跋涉,那些相遇的人、经历的事,早已在心底铺就一条路,一条由温暖、善意与爱交织而成的路。

再过半个月就要回国了,可那些留在异乡的温暖,却已融入旅途的每一寸光阴。这大概就是旅行的意义——在陌生的土地上,邂逅最真挚的人间烟火,收获最珍贵的心灵触动。

□ 王秀昌

## 柳梢青·乡情依依

远山如黛。倚栏凝望,云间村寨。诗画田园,木楼掩映,古风依依。

魂牵梦绕乡关,苦熬了夜长何奈。叶落归根,愿心不遂,念犹无怠。

□ 卢俊成

## 古风 凯里香炉山

君不见古来金鼎九层巖,天下香炉第一山。

终日难开千里目,长年深锁万重烟。

青天削出无支系,苗祖造成柱宇寰。

孤峰势拔倚天剑,绝壁气吞古高原。

自古绝顶一线穿,从来高路入云端。

二十四盘登高处,九九道凌九天。

回首人寰胆已落,分明身在玉宫前。

长烟散尽开天地,近水遥山竞壮观。

苗岭苍茫横眼底,清江锦绣带腰间。

雄关似铁屯军马,胜境如屏卧佛山。

千里来寻一知遇,飞歌处处动山川。

传说垒石人不见,昔日横戈迹尚残。

亘古始祖一蚩尤,千秋功业齐黄炎。

开创苗疆九万里,共襄华夏五千年。

山川不改旧春色,人世奈何多变迁。

莫向名山伤往事,且为盛景赋新篇。

君不见到此诗人多悲叹,无端流落西南边。

不知骚客归何处,伫看名山天下传。

□ 徐天喜

## 品读夏天

麦浪的金黄全部登场  
绿色庄稼和蔬菜 and 林木  
构成盛夏封面的基调

炊烟抒情地点缀  
仍在田间明艳的花朵  
是鸟鸣和山歌的语音  
转换而成的精美文字

揭开夏天的封面,之后  
一部册页将次第呈现  
我们将会品读  
插图的乡村物语

□ 申政江

## 守望故乡的宁静

在繁华的闹市边缘,  
留着一片熟悉的土地,  
那就是故乡。

如一首舒缓的谣曲,  
吟唱着岁月的宁静。

青山环绕,绿水相依,  
田埂上留下孩提时的足迹,  
看着老牛悠闲地嚼着光阴。

农舍的炊烟,渐渐远去,  
唯有风穿过树林,  
沙沙细语,

讲述着乡村古老的秘密。  
繁星点点,照亮夜空的沉寂。

月光洒在蜿蜒的小径上,  
正是我成长的轨迹。

村口的老古井,守望四季,  
见证了多少聚散别离。

孩童的欢笑,犹在耳畔嬉戏,  
屋檐下,老人的目光,透着安宁的期许。

门口的那片稻田,金浪翻涌的记忆,  
稻香弥漫,沉醉了心灵的栖息。

菜园里的蔬果,饱含着生机,  
篱笆上的藤蔓,缠绕着相逢的情意。

远离城市的喧嚣与纷扰,  
在乡村的宁静中,找到依靠。

听蛙鸣虫唱,看云卷云舒,  
让灵魂在此,得到永恒的安抚。

守望故乡的宁静,守护心中那片纯净土地。  
岁月流转,情怀如初,  
故乡这方天地,是远方游子永远的归宿。

村口古枫下,皱纹深如沟壑的老“补”(爷爷),伸出染靛蓝、布满老茧的手,轻抚冰凉平滑的路面,陌生坚实的触感让他咧开没牙的嘴,朴实地叹道:“硬实啊,这回,比青石板还光溜哩!”——这简单话语里,沉甸甸压着几代人的跋涉辛酸,也迸发出对足下“新生”最本真的欢喜。鼓楼静默,花桥的影子在清溪中随新路线条轻摇,仿佛古老血脉与现代坦途,在那一刻达成了默契。

如今,人到中年,才真正掂出家乡沉甸甸的分量。再归乡,山野早已换了容颜。水泥路面光洁温润。寨子与世界的距离骤然缩短。鼓楼依旧,花桥下双溪合流的“哗哗”声清亮如昔,只是少了行人沉重的喘息,多了摩托轻骑、孩童追逐的笑闹。萨岁山云雾缭绕如故,守护着土地,也见证着这条路的变迁——它从吞噬童年的泥泞陷阱,变成了承载希望与归途的坚实纽带。这条路的变化,何止是脚下从泥到水泥?它分明是一条从沉重记忆通往轻盈未来,从大山皱褶融入广阔天地的路。它深深印在侗寨的肌骨里,也牢牢刻在我们这些离家游子的心上,成了关于故土、变迁与永恒守护,最深刻的讲述。人到中年才终于明白,那条曾想逃离的艰辛之路,早已是生命最深的根。

□ 蒲玖英

## 鉴江之恋

步出阳台,微风拂面,深深呼吸,我在四月与你相遇。

此刻,我站在鉴江之畔,思绪已经打开。鉴江,这条古称北门江的河流承载着千年历史,正浩浩荡荡而来,发源于天柱县坪地镇境内,经邦洞、凤城、社学、白市等乡镇,最终缓缓汇入清水江,向东直奔洞庭湖,最后汇入长江。

江水潺潺流淌,见证了无数岁月更迭与历史变迁,承载着当地先民的智慧与记忆。流经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历史的印记。

站在鉴江堤岸极目远眺,一泓碧水似一条玉带飘过,刹那间万千思绪涌上心头。江两岸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儿,将鉴江点缀得勃勃生机;沿江而筑的风雨长廊飞檐翘角,廊下藤蔓垂挂,与两岸参天古木相映成趣,交织出一片清幽绿荫。数座廊桥横跨江面,朱红漆柱搭配黛色瓦檐,尽显古韵雅意。鉴江大桥上车流如织,行人步履匆匆,往来身影勾勒出天柱这座城市的活力脉搏。闻着花香,望着垂柳,鉴江的一天在我眼前掀开层层面纱。

晨曦初露,金色的光辉洒向鉴江两岸,晨跑的青年步伐矫健,老者在江畔打着舒缓的太极,孩童嬉笑追逐着彩色的羽毛球,整个江岸都涌动着蓬勃的朝气。人们沉浸在晨练的快乐中,欢声笑语与江水的潺潺声交织在一起。

树梢间,鸟儿也不甘寂寞。成群的雀鸟叽叽喳喳,如灵动的音符般在枝叶间跳跃翻飞。它们时而掠过江面,翅膀轻触水面,荡起层层涟漪;时而振翅高飞,划过深蓝的天空。

我常常倚窗凝望这些可爱的生灵。它们总是成双成对,两两相伴。两只、四只、六只……无论飞向何方,必定形影不离。有时,它们轻盈地掠过我的窗台,黑亮的眼眸好奇地与我对视,又调皮地振翅远去,只留下一串清脆的啼鸣,为清晨平增添几分灵动与诗意。

突然间,耳边传来了悠扬的笛箫声,原来吹笛人也不甘寂寞,吹奏他美妙的旋律。江面上有几艘小舟正往江中游去,他们边划边撒下渔网,期待下午的满载而归。

艳阳当空,将鉴江染成粼粼金波。沿江的风雨长廊里,悠扬的山歌此起彼伏,时而婉转低吟,时而放声高歌,这边唱罢,那边又接起新调,惹得廊下木凳上坐满了听得入神的听众。

每逢有时间,我总爱静静坐在角落,静静聆听这些流淌在我记忆深处的歌谣。熟悉的腔调,带着山野的质朴与江水的灵动,恍惚间,我心底满是温暖与眷恋。

长廊另一端,老年朋友们在长廊玩牌,享受着他们的悠闲时光。不远处的江岸边,垂钓者早已撑开墨绿的遮阳伞,将钓竿稳稳架在礁石上。他们在乎的或许就是一种“钓”的心情?

夕阳西下,两岸和廊桥上的彩灯依次点亮,廊、房、桥此时倒映在五光十色的水中,波光粼粼,景水相映,亦幻亦真,陶醉其中,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景。忙碌了一天的人们相邀漫步河堤,三三两两,悠闲怡然,感受着夜的美妙。此时,江边金凤广场上的广场舞爱好者们奏响了动感十足的舞曲,舞动着她们曼妙的身姿,忘却了一天的辛劳,随舞飞旋,享受着属于她们的时光。

月亮初升,此时两岸的灯光逐渐熄灭,只留下廊桥上的彩灯还在变幻着色彩,朦胧了沉浸在甜蜜中的恋人。他(她)们有的手牵手站在柳树下,有的肩并肩坐在堤阶上,有的手挽手靠在石椅旁,还有那相偕着漫步在林荫小道,轻声细语,诉说相思。当你不小心走过她们身旁,女生会害羞地低下了头,生怕被认出来似的。

晚风习习,撩起了我驿动的心,想出去走走。一个人沿着鉴江走上一段,便静静地站在廊桥的栏杆边,倾听河水从堤坝冲泻而下发出万马奔腾般的响声。此时,除了这水声就什么也听不到了,让我忘却了所有的烦恼和忧伤。听着水响,凝望江面,感觉点自己与水融为一体。抬头仰望,夜空浩渺,繁星点点,月儿仿佛是想和我捉迷藏,一会躲进云层,一会又露出光芒。

此时,我不想回家了,只想让鉴江拥我入怀,与它来一次忘我的爱恋。



□ 杨元彬

## 遇见客楼

地处黔东南东大门的岑巩县,有一个叫作客楼的小镇,常住人口七千余人。那地方风光旖旎,鱼肥水美,不仅盛产夏日里的一抹阴凉,而且人文风情淳朴浓郁。

一千多年来的土司文化,改革开放前夕的农耕文明,传承持久;一个数十年发展起来的大型农场,和一处不经人工雕琢的山地公园,横贯贯通也不过二三公里。它是人们厌倦了城市生活,无论花费多少苦心也难以寻觅到的一处心灵乡土;它是外出打拼了多年的游子做了长期倦客,走在回归故乡的路上,那一处小桥流水人家。

在下寨村有红豆生南国的红豆杉生物群落,有五个人牵手合抱的一棵两千年红豆杉古树,号称红豆杉之王。每年的春天,当地的人们会选择良辰吉日,在这里祭祀这棵古老的红豆杉。少男少女载歌载舞,民间艺人上演神奇的傩技傩戏地戏表演节目,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吸引大量外来游客,增加农户收入。

走进大龙塘农庄,水蜜桃满山遍野,一户人家掩藏在桃林中。真是柴门闻犬吠,当人家慢慢靠近,一条看家护院的黑毛狗老远就狂吠了,懒洋洋地立在门边。似乎在告诉你,农场主上山摘桃去了。

□ 陆光华

## 云下归途

山路,像一根弯弯曲曲的脐带,缠着大山,也缠着我沉甸甸的童年。我的老家——从江县洛香镇平乐村,是整个六洞地区侗族群众从登江翻越高给岭前往萨岁山的必经之地,萨岁山就在寨子前面。几十户侗家的吊脚楼,顺着翠绿的山腰高低错落,像大地自己长出的音符。寨心,鼓楼巍然挺立,粗壮的杉木柱子撑着岁月,像沉默睿智的老寨主。寨脚,两条清冽的山溪从深谷奔出,在寨前欢聚。一座精巧的花桥飞跨两岸,为行人遮风挡雨,也收藏着侗寨的细语、情歌和大歌的回响。

儿时,天未亮透,山雾弥漫,肩头已压上沉重的书包。霜露寒重,湿冷的青石板寒气直钻薄薄的鞋底。山路又窄又陡,雨天就成了烂泥潭。一脚踩下,黏滑的泥浆死死吸住鞋子,得拼命拔脚,刚拔出这只,那只又陷得更深。鞋子裹满泥浆,感觉如脚生土块。偶遇伙伴,眼神里全是疲惫,却不敢言语,生怕泄了胸口那点支撑前行的热气。回望寨子,

物群落,有五个人牵手合抱的一棵两千年红豆杉古树,号称红豆杉之王。每年的春天,当地的人们会选择良辰吉日,在这里祭祀这棵古老的红豆杉。少男少女载歌载舞,民间艺人上演神奇的傩技傩戏地戏表演节目,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吸引大量外来游客,增加农户收入。

一条清澈的溪水蜿蜒流过农家,你可以看见溪水旁的老水车,听它吱吱嘎嘎地往岸上的稻田舀水的声音;你也可以踱步在碾坊的石头上,看一担谷粒转换成白花花的大米;你也可以借助乡音放低脚步进入农家大院,从石水缸木瓢舀水喝。

在地莲,除了涛声依旧,一切都在自然的孵化中淡忘。

离别是一件非常苍凉的事情,正如有些人永远被淡忘了,在这里找到了知音。在离开之前,请允许我轻轻地呼唤她,从心底荡漾出来的名字,我昵称她为凉乡客楼避暑山庄。

再见了,人生只若初见的我遇见的美丽客楼。

——一条工程机械临时压出的碎石路。石头粗粝硌脚,雨水冲刷便露狰狞,但它终究不再是吞人的烂泥潭!第一辆拖拉机“突突”喘息着,颠簸进寨。那沉闷声响,像撞响古老铜鼓,震醒了山谷,也震落了乡亲积年的叹息。穿靛蓝布衣的妇人们,小心踩着碎石去溪边,脚底疼痛,心里却踏实——这路,硬实了。它像一道粗粝伤疤,覆盖在昔日泥泞之上。花桥下的溪流,水声仿佛更清亮,映着这条新生的、粗糙的脉络。

然而碎石路只是时代匆忙的脚步。晴天扬尘,雨天溅泥,依然羁绊着渴望舒展的脚步。“硬实”的欣喜,很快被对真正平坦的期盼取代。山外“组组通”的消息,如远山歌谣撼动心弦。

终于,2019年春天,大型机械的轰鸣再次撼动山谷。这一次,它们目标明确。挖掘机、搅拌机、压路机有条不紊地忙碌。水泥——这山里人只在电视上见过的、象征现代坚固的灰白浆体,被倾泻、摊平、抹光,严实覆盖了碎石路基,也覆盖了所有泥泞坎坷的辛酸记忆。数月后,夕阳金辉下,一条崭新光洁的水泥路凝固成型。它如闪亮的银带,清晰坚定地蜿蜒,通向家家户户门前,鼓楼坪边,又轻巧跨过溪流,与古老花桥并肩。

鼓楼尖顶在雾中隐现,花桥下溪水的“哗哗”声依稀可闻,那声音温暖湿润,却又遥远得像隔世。

有时猛抬头,见云朵轻飘飘的,像悠闲的看客,在透亮的蓝天追逐。它们无声滑过山梁树梢,俯视图道上渺小如蚁的我们——背着沉重书包,在湿冷泥泞里挣扎。山风送来草木清香,远处鸡鸣、花桥边捶布的“梆梆”声,却吹不干额头的汗,带不走脚底的冰冷。山路蜿蜒无尽,只在身后泥泞中,刻下一串歪扭倔强的小脚印。

后来,我如风中飘散的种子,在异乡扎了根。故乡的模样日渐模糊,唯独山路的泥泞湿滑,像烙印深深刻进骨内。鼓楼的剪影、花桥下的溪水声、萨岁山云雾中侗家血脉的古老气息,常在异乡梦中,伴着大歌萦绕。

直到2008年,老家传来喜讯:“有路了!大工程过境,给咱寨子踩出条道!”贵广高铁的轰鸣,无意间为这僻远侗寨带来意外馈赠